

寻找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

段瑞秋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寻找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



段瑞秋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殇：寻找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 / 段瑞秋著.

—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11

ISBN 978-7-5153-3011-2

I. ①女… II. ①段… III. ①军国主义-性犯罪-研究-日本  
IV. ①K313.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3851号

责任编辑：彭明榜

摄影：段苏夏

书名题签：孙初

书籍设计：孙初+林业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 57350506

门市部电话：(010) 57350370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mm×1092mm 1/16 24.75印张 330千字

2015年1月北京第1版 201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45.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 57350377

## 缘起

三个人上了我的车。朋友的客人是一对来自北京的中年夫妇，他们想去昆明郊县，看筹建中的艺术园区。

那一天，是2012年的某个星期六。

中途的加油站，两位男士下车，女士留在车上和我闲聊，说她听我爱写东西，是写散文还是小说？我说也就是一些生活感悟、游记、读书和观影笔记这样的小文章。她说好是好，但不够震撼。五年前她去腾冲采访见到一位老大娘，得到传奇的故事，本想拍成电影，但后来不了了之。要不给我写个小说。

“十四岁的时候，她和几个小姐妹被抓到了慰安所，按长相的漂亮程度分配给不同军阶的日本军人。她长得最漂亮，就分给一个佐官。我忘记是少佐还是中佐？有可能是大佐也说不定。白天呢，小姐妹们都被分散出去，晚上才回慰安所，会互相说说白天的经历。她听着小姐妹的哭诉很吃惊，和自己的境遇相当不同。那种事情让她很害怕。

她每天照样来到佐官的住处。佐官要么在画画，要么在本子上记什么东西，偶尔和她聊聊天。直到半个月以后，她忍不住问这个佐官，为什么他们之间没有发生小姐妹们和日本军人那样的事情？佐官伤感地说最多还有三个月，他要不战死，要不回日本，不论是哪一种结局，他都不能碰她。她还是个小姑娘，他不想伤害她。之后呢，佐官每天就给她讲故事，教她画画什么的。还不到三个月，佐官果然战死，日本的残兵败将也退出了腾冲，被赶出中国。这个姑娘和小姐妹们就流落到各个山寨里。

不久之后，她发现自己喜欢上了那个死掉的佐官，越来越怀念那些和他一起度过的时光。然后呢，她就在寨子后面的山坡上垒起一座坟，把佐官送她的几样纪念品埋了进去。从那时候，她每天都会去对着那个衣冠冢，哦，算不上是衣冠冢，里面埋的就几件纪念品。反正她就这么坐在坟前和他说话。她说呀说，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红卫兵把那座坟给铲了，还把她的一个手指给剁了。”

“啊，还有这样的事？！”

我开着车，脑后传来她的声音：“接着讲啊，坟没了，等风声过去，她就在山坡上找了一棵树，还是每天都去，对着那棵树说话。有一天，一个村里的农民在山坡上对她说，你嫁给我吧，要不你一辈子都背着那种名声。她听了很惊讶，说要回去想一想。几天以后那个男人又问她愿意不愿意？她说有一个条件，她永远都要跟那个死掉的佐官讲话。男人答应了，她就嫁给了他。他们生了几个孩子，生活过得不错。

五年前，老人该有七十八岁了吧？可是，当她对我说起这个故事的时候，说起那个日本兵，她的眼睛里，还充满了那种，那种爱意深情吧！”

“慰安妇”这个词并不陌生，听说就是日本军队带来中国战场的日本女人，好像还有朝鲜的姑娘。但是说中国，尤其是云南的女性也有人成了

慰安妇，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往后几天，经常想起这个故事。那个老人叫什么名字？住在什么地方？生活得怎么样？那个“佐官”长成什么样子？他每天画什么？在笔记本上记下哪些事？老人一辈子对着坟墓和大树究竟说了些什么话？

难道，这又是一个类似于杜拉斯《广岛之恋》中法国少女与德国士兵的爱情故事？

我的问题越来越多，疑惑与兴趣也就越来越大。

不论从生命的角度还是写作的角度我都想追寻这个故事。我急迫地想见到这位老人，弄清故事的来龙去脉。

手机有提示音，是那位女士的短信：“瑞秋，我已回到北京，在云南认识你很高兴。来北京一定联系我。”

马上就联系她，说我决定去腾冲找到那位老人，请她告诉我怎样联系带她去采访老人的那位小伙子。她说已经找不到电话了，只记得他姓李。又说不着急，当时采访老人的笔记本被她带到法国去了，放在海边别墅的一只箱子里，等她回到法国找到笔记本就清楚了。

可我不想等。

那个故事控制了我的情绪和生活，我甚至试图在电脑上策划一个长篇小说的故事大纲。与此同时，我发现有诸多不能确定的东西，阻碍了这个大纲的推进与完成。

我得马上去腾冲。

三月初的昆明，阳光交替着细雨，温暖夹杂着寒冷。

想着自己即将走进被时间埋藏的历史，去找出某种奇特的人生经历，我买回拾音最强、容量最大的录音笔，在灯下熟悉各个按键的功能，一遍一遍试着录音效果，等待某位女性老去的声音，带着年轻时的奇遇进入。

打开大号旅行箱，把换洗的衣服和鞋袜装进去，又想起卡尔维诺小说中游手好闲的皮恩。想起皮恩那个绰号叫“长街黑美人”的姐姐，一个思乡难耐的德国水兵经常来找她。水兵在姐姐的床上，皮恩偷了他的手枪。

翻开战地摄影家罗伯特·卡帕的“终极收藏”版本，真的见到六张照片，拍摄对象就是为德军提供过慰藉的女人。

一张照片，地上胡乱扔着一蓬一蓬刚剪下的长发，墙角站着已经被剪成秃头的女人。另外几张，一个年轻女子，胸前抱着与德国人生下的婴儿。她身边站着同样被削掉头发的母亲，手里帮她拿着婴儿的奶瓶。她们走在充满嘲笑与鄙夷的街道，任欢乐的市民尽情羞辱。

而在我关于电影和小说的记忆中，更多的是骑马握枪的军人，遇上被占领地的妇女，放肆粗暴地追逐和强奸，甚至杀戮。

这些图像和故事错综复杂，让人对战争的某些隐语深感迷惑，一时不能破解。也使得我对听来不久的故事不易肯定或否定。究竟是一个生活在偏僻山寨的老妪悄悄掌握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还是有人在历史湮灭之后为了渲染传奇进行的添加？

我不得而知。

人类的战场，使得无法统计的女性无辜牺牲，成为替罪的羔羊。只是悲剧落在每一位女性的头上，就有了不同的故事和结局。

无论如何，我应该找到故事中的“女主角”。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出路，只有自己的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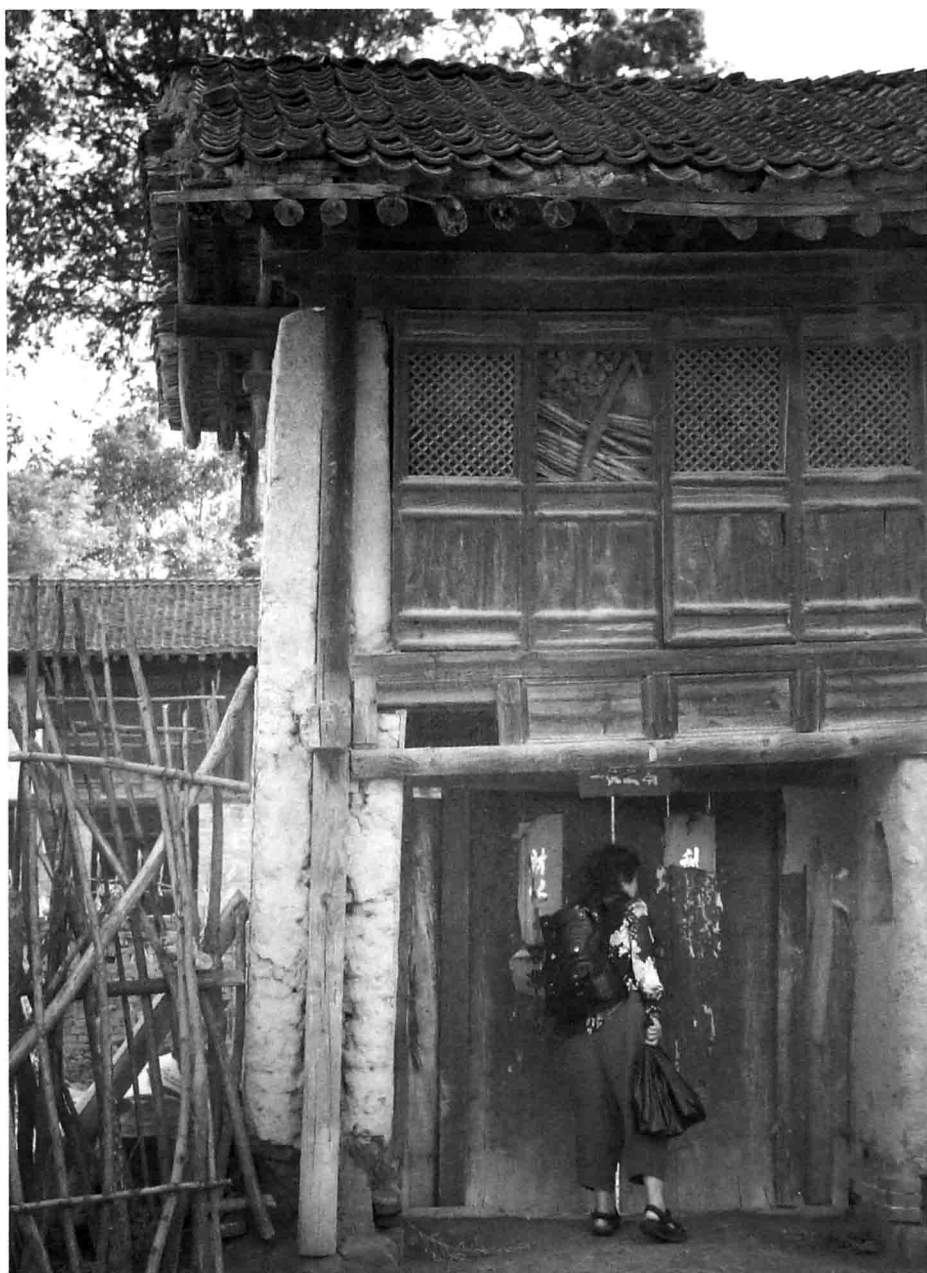
没想到，我的日常生活形态，从此改变。

3月17日，飞机正点起飞，我带着莫名其妙的兴奋和即将获得答案的遐想，飞向腾冲。

机舱里我想象，那位老人，秀眉大眼，满头银丝，穿着深蓝色的斜襟罩衫，领口和袖口露出浅蓝的衣边，干净整洁。她可能会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把我带到那棵相守一辈子的杪椏树下，讲述她的往事……

走出驼峰机场，看见一个热情大方的司机，手里拿着我的名字。





想着自己即将走进被时间埋藏的历史，去找出某种奇特的人生经历。没想到，我的日常生活形态，从此改变。

## 目录

缘起\_\_\_\_\_001

### 第一章

从腾冲到龙陵\_\_\_\_\_ 001

腾冲：一切，在想象之外/003

朴永心：是歌丸，是若春/011

董家大院：儒商豪宅充作军人服务社/025

李连春：童养媳·慰安妇·土匪老婆/036

### 第二章

来到荔浦\_\_\_\_\_045

韦绍兰：无奈与卑微的母亲/048

罗善学：“日本仔”的隐痛和郁闷/057

何玉珍：痴呆，最好把苦难遗忘/066

马岭沙子岭：变成慰安所的陈家炮楼/076

### 第三章

#### 海南岛上\_\_\_\_\_085

符美莉：几乎埋藏一生的秘密/089

李美金：光亮，是她永久的渴望/098

王志凤：苦痛似狗，终身尾随/108

港口和街巷：两位老者的记忆/118

林爱兰：光荣与屈辱的痛苦纠缠/125

符桂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性奴/138

### 第四章

#### 南京一周\_\_\_\_\_149

利济巷：南京的伤，女人的痛/152

雷桂英：十三岁的慰安妇/169

### 第五章

#### 武汉的“特殊”记忆\_\_\_\_\_179

积庆里：关于“慰安”的人和事 /183

朴次顺：“我要姓毛，毛主席的毛。” /199

### 第六章

#### 山西的苦难\_\_\_\_\_209

孟县：炮楼内外，被日军糟蹋的闺女们/212

侯冬娥：“盖山西”美人/220

曹黑毛：她的心是儿子的坟墓/234

张先兔：婚床上掳走的新娘/244

## 第七章

遥远的东宁\_\_\_\_\_253

李凤云：花名“西多米”/260

东宁：要塞和“要塞慰安妇”/273

两则插曲：韩国摄影家和朝鲜服装/285

## 第八章

飞向海南\_\_\_\_\_295

陈亚扁：黎族少女“日本娘”/302

黄有良：唯有“一死了之”/313

陈林村：从“媸公”到“四脚牛”/324

邓玉民：我叫“零泽亭”/334

## 第九章

尾声\_\_\_\_\_339

刘改连：风雪之殃/342

武乡：南沟据点里的性奴/346

沁县：难以倾诉的苦痛/361

并非到此结束/369

后记\_\_\_\_\_375

## 第一章

### 从腾冲到龙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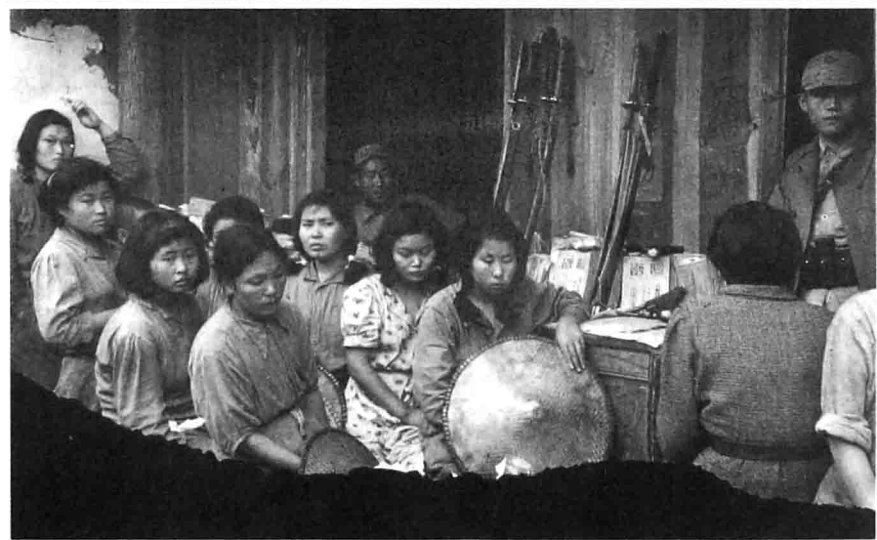
不知道那本远在法国的笔记本上，到底写着些什么？只能想象并相信它记录着某位女性年老之后倾吐的隐秘内心和奇异情感。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物、电话号码和家庭住址。

我问过那位女士，老人住的寨子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她说记不住，反正是从腾冲坐了两个小时的班车，下车后又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才到老人的家。

真的渺茫。除了故事本身，一切相关的信息都模糊不清。但我还是带上照相机、录音笔、笔记本和几套换洗的衣服，来到腾冲。

对我来说，腾冲并不遥远。我相信，既然有人知道线索，就不会是单线联系、独家新闻。即使没有李姓小伙子的联络方式，依然可以找到那位老人。

我想，很快就可以亲耳聆听老人的往事，并目睹那种奇特的“爱意深情”。



上图：段生旭把我带到大成殿后面，指着一座木头格子门窗，屋檐四角起翘的精美房子说：“这是启圣宫，原来供奉着孔子的父母。日本人来到腾冲，把熊家的照相馆、蔡家大院和这里都搞成慰安所。你看看，这么庄重神圣的地方，鬼子竟然拿来做那种事情，真是不知羞耻，辱没圣贤啊！”

下图：这些女人，“有日本人带来的日本婆，也有朝鲜、台湾、东南亚的慰安妇。当地的妇女也有。日本人的材料上写着占领腾冲时候他们有一百八十六个慰安妇，但我们的统计不止这些，大约有五百八十个。”

## 腾冲：一切，在想象之外

为了方便寻找，我住进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继东家的客栈。

女主人寸静玲，是李部长的妻子，与我同岁。客栈也就是李部长的家，大概有十间客房。

女主人说她家一般不管客人吃饭，街上有几家饭馆味道不错，很方便，离她家不算远。

吃着饵块，与老板娘闲聊，问起日本人来这里的时候，有没有姑娘被抓去当慰安妇？老板娘很惊讶：“我们这里，不有听说过嚯！电视剧么，倒是见过呢！你问这个搞什么？”

“我也是在电视剧里看到的，想起日本人来过这儿，就问问。”

“不有不有。你是来旅游还是办事？住哪家？”

“办事。住大石巷，‘号里头’。”

“哦，小河家。她男人就是县委宣传部当官的，知道很多日本人来时候的事情，你回去问他们。”

小河，是寸静玲的小名。

回到客栈，在院子里见到李继东部长。他们夫妇叫我坐下一起喝茶，听我转述带来的故事。

完了，小河说：“我从小在腾冲长大，从来不有听说过这种事情。咯怕是人家哄你呢？”李部长也说：“你这个故事很玄！我也没有听说过。要是腾冲有这样一个人和这样一件事，我早就应该知道，我就是管这个的。”

我懵了。难道，这个故事是乱编的？

可是，那情节、那眼神、那个断了的手指头，等等。她为什么要骗我？！

见我很失望，李部长说别急别急，也有可能是他们工作的疏漏，没有发现这个老人。他让我先休息，说帮我打几个电话问问这方面的专家，联系好告诉我。

“没有发现这个老人”的意思，难道是发现了别的老人，仅仅是疏漏了这一个？

“我们中国女人，真的有人当过慰安妇？”我问李部长。

“有啊！日本人占领龙陵和腾冲，被抓进慰安所的女人不下五百个。”

“啊，这么多！那这个故事，完全有可能发生？”

“那倒不一定！日本兵哪有那么好？！”

我们继续喝茶。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和顺古镇慢慢安静下来，我的故事，仿佛迷失进真正的黑夜。

睁开眼睛，房中大亮。七点半，有电话进来。

李部长说已经联系好“滇西抗战博物馆”段生馗馆长，上午八点半在馆里等我。还说博物馆原址是乡政府，滇西抗战时是远征军二十集团军司令部。

从客栈走到博物馆，不到十分钟。爬上十多级台阶，进院子打听段馆长。听见小凉亭中传来声音：“我就是！”

段生馗馆长年龄和我差不多，魁梧但不高大，笑容满面声音洪亮：“继东说你要找个老奶奶，你说我听听，看我咯晓得？”他一边泡茶一边说话。

我喝下一杯清香的普洱茶汤，讲了一遍我听来的那个故事。

突然，段生馗站起来，端起茶一口喝下，把那只白色的小瓷杯攥在手



里说：“这个故事，绝对违背了历史事实，美化了鬼子！你说的这个老人我认得，就是荷花乡的，名字叫杨美果，去年我还见过她。她的手指头不是被红卫兵砍掉的，是日本人发情咬掉的。那个时候，她才二十岁，刚嫁人生了个娃娃，但是娃娃病死了。有一天出门去找烧柴，没想到遇着日本兵，被这些杂种抓进据点关起来。领头的那个鬼子叫南沿大武。她反抗，他们就打她嘴巴，咬她，用刺刀划她，血流得满身都是。为了活命，她不敢反抗了。她的小指头，就是南沿大武那个畜生咬断的！她疼得昏死过去，日本鬼子还一个接着一个糟蹋她。”段生道说不下去，眼圈红了。

我目瞪口呆望着他，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拿着笔记本和笔的手没有写下下一个字。

“几个月以后，突然有一天鬼子不见了，据点没有任何声音，守门的鬼子也不在了。她试探着从大门摸出来，顺着山路回到寨子。她的衣服早就被日本人扔掉了，只得穿着一身和服。一进门，把她男人吓了一跳，以为来了一个日本婆。等她开口说话才认出来自己的媳妇，马上叫她滚出去。她蹲在地上哭起来，男人踢她打她，她还是蹲着没出门，想着让自己的男人撒撒气就算了。她男人出门找到村长，说家里来了一个日本婆，被他打了。村长一听赶紧随他回去，一路上跟来很多人看热闹。来到他家，村长一看，这不是你媳妇嘛！哪是日本婆？她男人大叫，她不是我媳妇，他已经被日本人，被日本人那个过了。村长劝他男人，说她又不是自己愿意的，是日本人抓她去的，好不容易才回来，就算了嘛！男人没再吭声，看上去好像听话，村长就叫着那些看热闹的村民走了。但是，男人还是经常打她，不给饭吃。她蹲在房子外面哭，男人又出来打他。村里有人路过她家停下来劝几声，也不管用。实在受不了男人的打骂，她只好流落到其他村寨，帮人洗衣服，领娃娃，做农活，换碗饭吃。一年以后，来到一个村子找活计，有位老大妈见她到处流浪怪可怜，就把她留家里帮着招呼自己的傻儿子。后来她就跟这个傻男人过到现在，生了三个娃娃，都有点